

顶流明星、流量艺人与主流影视表演文本生产

黄钟军

40年前,英俊小生周里京在电影《人生》中饰演男主角高加林,他因为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角色塑造,于是成为上世纪80年代最耀眼的明星,也让“高加林难题”成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年轻人争相讨论的人生选择题。40年过去了,部分取材于路遥小说《人生》的电视剧《人生之路》播出。由于原著曾深深影响过一代人,于是电视剧在播出时,自然也备受瞩目。不过观众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剧集改编过程中与原著的关系上,至于扮演主角高加林的陈晓在表演中倒是收获一片好评。

从周里京到陈晓,观众在得知《人生》要改编成电视剧版时曾有过担忧,一来是已有珠玉在前,难免会先入为主,二来是一直以来在各类古装剧和偶像剧中饰演男主角的陈晓,是否可以驾驭黄土高原上长大的高加林?

上一次有过这种担忧甚至更甚的是,去年胡歌在电视剧《县委大院》中扮演县委书记梅晓歌。熟悉胡歌的观众都知道,胡歌自出道以来,出演的几乎都是仙侠剧、古装剧或者年代剧:《仙剑奇侠传》的李逍遥、《射雕英雄传》中的杨过、《伪装者》里的明台、《琅琊榜》里的梅长苏等都是胡歌演艺生涯中塑造的令人难忘的角色,或俏皮可爱、或风度翩翩,或儒雅稳重,都很好地发挥了胡歌英俊帅气的特性。而此次要在一部正剧里扮演县委书记,就连喜爱他的粉丝也不免地表示担心:他演县委书记会不会太帅了?演员形象会不会跟现实中的官员形象太不符合?还好,电视剧播出后,胡歌的表演让大家松了一口气。无论是在第一集出场时操场跑步的意气风发、昂首挺胸,还是成为县委书记后重任在肩的拼搏之态,以及一些走路的细节和微表情的使用,都让观众们感受到胡歌到位的演绎及其之于形象的贴合,一定程度上也让大家重新思考顶流明星、流量艺人与主流影视表演文本生产的关系问题。

过去,在主旋律影视剧或重大主题影视剧中使用娱乐明星出演正面角色或革命领袖角色,在一定程度上会遭遇舆论批评。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就是,1998年香港明星张国荣在叶大鹰导演的电影《红色恋人》中扮演共产党人靳,引发大众的集体不满,当时很多人在影片拍摄前对导演选择香港演员诠释红色革命者并不看好,认为张国荣英俊优雅、气度不凡,从小又是受到不同于内地的教育,不能够去理解电影中要表达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而另一方面,流量明星也不太愿意花费精力去出演可能收视率不佳的主旋律影视剧,而愿意亮相更受大众喜爱的古装剧、年代剧和商业大片,从而实现名利双收的演艺效果。

然而近些年,随着新主流影视剧成为行业的一道“必答题”,加上大众消费时代年轻观众的审美趣味发生转变,创作者在生产新主流影视剧时,采用明星流量出演主要角色成为影视剧创作的新现象。

电影领域,从《建国大业》开始,“数星星”成为该系列电影最重要的卖点,然后到了《我和我的祖国》系列的集锦式电影,也以“明星扎堆”作为宣传亮点,以博求更大的市场传播度和接受度。这波操作,也影响到了电视剧领域,一些重大主题电视剧以及正剧开始摒



▲陈晓在电视剧《人生之路》中扮演高加林

►王一博在电影《长空之王》中饰演雷宇



弃使用特型演员或非知名演员的做法,而转向了使用新流量策略,大量使用顶流明星,来扩大影响力:《理想照耀中国》(2021)作为一部系列剧,以不同时期的40组人物和闪光故事,记录了中国共产诞生一百年以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息奋斗的动人征程。该剧大量使用当前圈内顶流明星,如王凯、靳东、赵丽颖、陈晓、王一博、王俊凯、成毅等;《功勋》(2021)以“国家叙事、时代表达”的艺术手法,用单元剧的形式,将首批八位“共和国功勋”人物搬上屏幕,诠释了他们“忠诚、执着、朴实”的人生品格和献身祖国人民的崇高境界。在该剧中,周迅扮演科学家屠呦呦、黄晓明饰演核动力潜艇专家黄旭光等,带动了一大波流量。以改革开放为背景的电视剧《启航:当风起时》(2021),选用了吴磊和侯明昊两位“小鲜肉”来领衔主演,此外,黄轩在《山海情》扮演男主角——村干部马得福,赵丽颖在《幸福到万家》和《风吹半夏》两部剧中分别饰演农村妇女何幸福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弄潮儿许半夏。即将播出的《梦中的那片海》,则选择了肖战来担纲主演……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由此发现,近些年的新主流影视作品在创作时正张开臂膀拥抱流量艺人,而过去更多出演古装剧、年代剧的明星们也纷纷转投向此类主旋律正剧,实现了与新主流影视作品“合谋”的可能。这背后的原因,从制作方角度出发,影视剧借

助明星的影响力可以使作品快速“出圈”,影响到那些原本对新主流作品并无太多兴趣的观众。比如《县委大院》在开播前即得以瞩目,除了正午阳光口碑优良的制作班底外,胡歌的出场也吸引了一定程度的目光;而聚焦改革开放的时代群像剧《风吹半夏》,则凭借女主角赵丽颖而在开播前业已收获了一批粉丝受众;电影《长空之王》在预售阶段断层领跑,也与主演王一博有密切关系。

而从演员和其团队的角度来看,在加速时代下,明星艺人也需要跟随影视市场的导向,跳出古装剧和都市情感剧的“舒适圈”,转型进入当下更受社会关注的领域。国产影视题材的重大变化,推动明星艺人以角色类型的转型来寻求其于业界的安全感,同时又可吸引类型之外的受众。比如本文提到的陈晓、胡歌、赵丽颖、王一博等在出演《人生之路》《县委大院》《风吹半夏》《长空之王》等作品之后,观众和制作方都会发现他们的戏路更宽了,粉丝的圈层也更加扩大了。

这可谓是当前影视圈一种两全其美的流量新策略,也证明了主旋律创作与市场化运营并不矛盾。

首先,我们认为影视剧创作不应设限,不能“一棍子打死”,简单粗暴地认为流量艺人只能演一些商业剧,而不能出演正剧及重大题材的电视剧。其次,我们应尊重剧本,在最大范围内选用演技过关、与角色相贴合的艺人。流量不流量没关系,合适就行。陈晓可

以演黄土高坡上的高加林,胡歌也可以扮演县委书记。而那些年轻一点的演员,我们也要给予耐心,给他们成长的空间。当然,我们也应该切记,新主流的影视剧创作不能“唯明星论”,“数星星”不能成为业界之风,不能只为了流量而不顾口碑,要善于起用一些社会公众形象好的流量演员,有助于主旋律影视剧出圈又叫座。

另外,演员选择不能凌驾于剧本之上,内容为王自始至终是影视剧创作的永恒之道。事实上,好的影视剧内容创作与好的表演可以相互成就,新主流影视剧与明星亦可相互成全。高质量的新主流影视剧可以助推产生新的流量明星,譬如年轻演员张晚意在《觉醒年代》中扮演陈延年,由于该剧的高口碑也让他一跃成为一线男明星;还有热依扎,多年来一直在各类剧中出演配角,因为在《山海情》中饰演水花一角,深入人心,不仅摘下飞天奖最佳女主角奖,也成功出圈,成为家喻户晓的女演员;当然,更典型的例子则是今年的爆款剧《狂飙》,人到中年的张颂文因为饰演反派人物高启强,人行20年后终于爆红,成为今年到目前为止最佳的流量。这些事例再次证明,只有从编剧、制作到选角等多方面共同合力,才能让主旋律的作品展示出越来越强的吸引力,让更多的观众产生共鸣与共情。

(作者为浙江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文艺『吐槽』不能变成无底线攻击

黄启哲

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第四季以新名字《乘风2023》全新出发。作为“现象级综艺”,大众反馈褒贬不一再正常不过。可某视频网站UP主“吐槽”该节目的视频,却掀起持续多天的舆论风暴。视频中,一句“绝大多数的本土姐姐的舞台诚意,甚至比不上她穿着便装在金主饭局上表演个一字马”,更是被指“毫无根据地恶意侮辱”。近期,被指“翻车”,引发网友不满的影视文娱“吐槽”视频不少。从疑似照搬他人素材文案、到无考证罗织明星“黑料”,再到凭空恶意揣测,曾被视作敢说真话、有料有趣的“吐槽”,缘何频频陷入无根据挑刺、无端端造谣的境地?

回头看,这位UP主对《乘风2023》的“吐槽”并非全是“挑刺”。一定程度上,她也反映了不少观众的真实观感,倘若这位UP主能够就事论事、真诚表达,本可以引起节目组和艺人的重视和改进。然而,不知是为搞笑造梗,还是为了博人眼球、挑动情绪,她“剑走偏锋”。就拿引发极大争议的类比来说,她要“吐槽”的,是参演部分嘉宾表现缺少诚意——有的演唱全靠后期修音;有的舞蹈动作敷衍了事。本该有理有据的批评,偏要扯出“金主”“饭局”这样无端揣测、又引人遐思的内容,也难怪网友批评其造谣生事。

事件发酵后,UP主非但没有反思道歉,反而回应称是被人“断章取义”“用龌龊的理解污名化我的本意”。对此,网友看得分明,讥其为“断章取义式澄清”,避重就轻。

无独有偶。另一位影视文娱吐槽博主,也因盗用他人素材、不加考证地传播艺人负面新闻而“翻车”引众怒。事后她不得不下架相关视频并道歉。

“吐槽”何以掀起如此大的舆论风浪?又何以在近期密集“翻车”?

吐槽文化的兴起,源自于过去长时间以来,大众对于流量明星、低质烂俗影视综艺铺天盖地的营销,和不良饭圈文化的厌倦和不满。“吐槽”UP主,可以说是成为了戳穿“皇帝的新衣”谎言的孩子。因敢说真话实话、形式明快亲民,他们很快赢得大众共鸣。平心而论,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于不良文娱现象的敏锐度与表达能力,不亚于专业人士,收获动辄百万粉丝和千万级播放量也在情理之中。而他们也顺势从流量中获利,不仅获得广告主青睐,甚至成为不少院线电影的“座上宾”,成为大众文娱消费和作品口碑的“风向标”。如加以正确引导,“吐槽”也不失为说真话、有价值,推动行业健康发展的“文艺批评”。

然而,巨大的利益与影响力面前,个别人放弃了批评的底线,凡是流量明星与偶像剧,便大加挾伐;而为抖机灵、博眼球,更是语言刻薄、或有意中伤,给“吐槽”文化蒙上阴影。

好在,舆论反馈正在倒逼平台监督与广告主选择。吐槽《乘风2023》视频里的广告已被删除。而平台也标示“该内容涉及争议”,不允许转发分享。以上种种,希望能对“吐槽”UP主有所约束。

正如脱口秀不能打着“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的旗号,令表演沦为人身攻击与低俗恶俗的段子集锦;“吐槽”也不能借着“犀利毒舌”的名义,为了流量生意恶意攻击甚至无底线造谣侵权。珍惜公众的信任与共鸣,别让敢说真话的“吐槽”文化跑偏,别让文艺批评失焦,失却改变行业的话语分量。

静水深流万川归

——读朱辉的长篇小说《万川归》

南帆

《万川归》发表于《钟山》2023年第一期。用“静水深流”形容朱辉的长篇小说《万川归》的时候,我的阅读篇幅大约刚刚超过四分之一。《万川归》的叙事需要清晰地表明,尽管情节内部隐藏众多悬念与可资发掘的故事线索,但是,作家并未追求起伏回旋之势,而是稳重内敛,淡然处之,故事的内涵即是在如此温和的叙事之中缓缓积存。

当然,老练的读者很快会察觉一个叙事学的裂缝。阅读过半,人们可能开始嘀咕:万风和以及万家公司和各种纠葛为什么与周雨田、归霞的故事相提并论?二者又有什么理由与李弘毅的底层人生相互交集?的确,万风和与归霞曾经作为陌生人匆匆一遇,李弘毅曾经在“万家文化”所在的写字楼担任保安,然而,这些勾联毋宁是人为的设置,缺乏社会生活的强大必然。事实上,《万川归》的下部第八章才把谜底揭开:李弘毅猝然遭遇车祸丧生,他生前立下了遗嘱,捐献身体的各个器官。万风和、归霞以及另一些人均是受益者——万风和接受了心脏,归霞接受了肾脏。很大程度上,这种情节依赖一场偶然事故:一辆失控的大卡车。现代医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器官移植技术,那个,器官的来源不可预知。为万风和手术的那个医生说得大有玄机:他所需要的肾脏也许一直不来,也许明天就来。没有这一场偶然事故,万风和、归霞、李弘毅的人生轨迹只能各行其是。换一句话说,下部第八章之后,《万川归》的情节才汇聚在必然的基础上。因此,在我看来,《万川归》这个标题的涵义并不是——或者主要不是——隐

喻三条情节的支流终于交汇,而是另有深意。

至少在表面上,《万川归》的情节构造大大方方地接受了偶然。微观的意义上,许多偶然成为触动人生的关键一击。对于个人说来,必然的逻辑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大,就让偶然当一回主人公又有什么用不对?相同的理由——如果坦然接受偶然的支配,人们也没有必要坚定地遵循必然的逻辑逐一破解悬念。《万川归》顺手将情节内部许多悬念搁置在一边不予作答,仿佛仅仅是一些无足轻重的问题。万风和的第一任妻子杜衡为什么怀上别人的孩子?万杜松的生父究竟是什么人?万风和的第二任妻子璎然为什么不辞而别,不知所终?绑架归霞的罪犯又是谁何人也,与她家的保姆构成共谋吗?李弘毅带回的女人马艳来自何处,卷走若干钱财之后又去往何处?这些线索形成悬念之后却不再交代,任由它们沉没在生活的滚滚波涛之中。的确,周围的日常表象隐藏着许多未解之谜,凡夫俗子的有限视野无法窥见前因后果的全貌。奇怪的是,作家不再如同传统的小说那样设置一副全知全能的上帝眼光,从神的高度向读者透露事情的来龙去脉。相反,作家如同接受偶然那样接受了未知——未知不是常态吗?当然,这种态度很大程度地解构了悬念之“悬”。谜底不值得深究的时候,谜面的意义肯定会大幅下降。

抛开起伏回旋的情节,抛开悬念的破解,《万川归》的叙事更多地转向各种人生感悟的表述:或为哲思,或为抒情,或为喟叹,或为感慨。这些感悟多半并不是由作家出面宣讲,而是各个人物此情此景之中的自然抒怀。在更大的语境

之中,万风和、归霞、李弘毅三种人生的交汇、呼应,比照成为另一种“此情此景”,展示《万川归》的特殊自归。

回到万风和的故事,放弃悬念的追根究底恰恰是破除血缘的执念。万风和是一个商人,由从事印刷器材的文化公司转为炙手可热的房地产商,个中滋味一言难尽。他并未乘风顺上,跻身于那些著名的房地产商之列,也不曾瞬间垮塌,欠下巨额债务。由于这种不温不火的“中等”身份与地位,万风和始终可以从下中层的烟火人间获得人生的慰藉。对于万风和说来,他的真正苦恼不是来自纷杂的商务纠葛,而是来自单纯的血缘关系。一句闲话无意地提醒了他的疑心——万风和发现儿子万杜松并非亲生,并且因此与妻子杜衡离异。这是一个男人不可承受的耻辱,并且造成了家族血脉的中断。然而,万风和的内心无法铲除对于万杜松的父爱。第二任妻子璎然失踪之后,万杜松不仅体贴地照料他的病情,而且成为得力的商务助手。这种状况逐渐解开了万风和的心结:血缘关系并非想象的那么重要。生不如养,性情投缘的意义远远超出生理性血缘关系。万风和的内心重新默认了父子关系,并且烧掉了带来毁灭性打击的亲子鉴定书。如果说,血脉、基因代表了万风和心目中不可替代的家族血统,那么,现代医学在他身上制造了一个尴尬的插曲:跳动在他胸腔里的是另一个人的心脏。由于严重的心脏疾病,万风和不得不实施心脏移植手术。如此重要的身体器官遭到替换,生物学意义的家族血统是否纯洁如故?手术的成功

科学地挑战了传统观念。在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万风和发现了另一个骇人的秘密——他自己亦非由现有父母亲生。一脉相承的“万家”仅仅是一种幻觉。作者试图沿着这个脉络,朝“亲缘”方向继续掘进。

相对地说,归霞与周雨田的家庭构成不像万风和那么复杂;因此,他们的精神垮塌几乎不为外人所知。归霞与周雨田均在大学接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但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放弃专业深耕而选择了实利主义。周雨田法律专业出身,毕业之后很快打开了社会局面。他长袖善舞,广设人脉,不慕虚名,低调务实,经营的律师事务所获利颇丰,各种小冒险、小投机始终控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周雨田与归霞之所以走到一起,共同的实利主义认知是一个重要原因。归霞的专业是水利学。毕业之际,她畏惧水利工地的艰苦,依靠导师与师兄的关系进入城市机关。工作选择与爱情选择同步——归霞斩断与同学丁思川的情丝,正是因为后者执意返回西北投身当地的水利建设。数十年转眼即逝,归霞工作清闲,家境优渥,临近人生收宫的时候,两件事突然一正一反地击倒了她:丁思川返回母校的一场高端学术报告让她意识到自己虚度年华;遭受绑架的惊吓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创伤。失落、惊恐、更年期以及周雨田的冷淡共同摧毁了归霞的内心防线。她触电自杀未遂,肾脏严重受损,即使肾脏移植也无法挽救生命。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是一个精神溃败的内在事件,甚至当事人自己也无法清晰意识到。相对于归霞空洞的人生躯壳,李弘毅的底层

人生倒更加充实——他不得不为自己的衣食奔波操劳,担任保安,代人体检,闲下来的时候到建筑工地或者电影拍摄现场逛一逛,并且凑巧在长江大桥救下一个轻生者马艳。可尽管就业与婚姻屡屡受挫,李弘毅仍然兴致勃勃地钻研民间科学,执迷于各种奇特的想法。或许李弘毅的智力无法带来公认的技术发明,他的真正贡献来自健壮的躯体:他死后捐献的器官延续了许多人的生命。当然,这种悲剧性的贡献与个人的心智、道德品质或者从事的职业不存在必然联系。如果不考虑李弘毅的怪梦透露的宿命意味,那么,偶然再度从这个人物的命运背后显现。

尽管如此,《万川归》却是一个充满必然意味的标题。归霞选择江水作为最终的归宿,江船上送葬的众多人物形成情节结构意义的殊途同归。但是,“归”的意味不仅如此。作为一个意象,“万川归”多半让人联想到《论语》的那句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江流始终是时光流逝不复返的著名隐喻。这才是所有的人不可逆逝的必然。激昂也罢,恬淡也罢,贫困也罢,富贵也罢,忙忙碌碌也罢,虚掷光阴也罢,默默无闻也罢,“赢得生前身后名”也罢,时光从不停止流淌。人生只有一次,人们只能在有限的时间框架内部塑造自己,画出的轨迹与时俱进,不可修改。这可以视为大彻大悟,同时又隐含人生如梦的淡淡悲感。事实上,一种豁达的气息始终萦绕在作品之中。

(作者为著名文学评论家,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